暇老齋雜記

暇老齋雜記卷之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胡瑗蘇湖之教甲於古今者只以刑政實學分科而訓蓋涵養漸摹雖士人一生本業然在學較政宜分科而治乃得實際此問禮問官之遺意亦今士業一經之本指也國初設學時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不知廢自何時耳修明六條而變斟酌於蘇湖舊法庶幾盡善矣又國初以新律頒布天下鄉井小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流漸至今儒生且不知律為

何物矣即已登仕籍使不為有司則揆輔公孫以反初服猶未見律也即為有司者亦臨事翻閱直為胥吏欺耳帝澤何繇下降窮民何以托命乎故學較之中尤當以講律為先而兼及於故實學校之事非天子不得更法何日幾幾至於士大夫頗有肯講說教育者然自語錄之外不屑及此此非真心為後進也也余嘗與鹿伯順言士大夫有名教之任者與諸生談經講理之外便當立一會講之學講典故講刑政分門而習耑舍而肄為國家教育真實人材此忠之大者也聖人復起必以我言為然矣

世宗求相汲汲至六年十月始得張文忠入輔然是年文忠即奏革各省鎮守内臣及清皇親莊田革旗較三萬一年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今主上求相汲汲更甚 世宗應運而興豈至六年淹也且鎮守内臣 主上不待宰相自能革之英邁過於世廟宰相更可有為矣然當其選者亦必下手即革大弊除大費始足以富強致仁義之實佐一人於中興耳徒曰扶正抑邪而邪者既亂人國正者亦無益國計終於國事無濟也

禦虜之不可無車、古之良將知此者衆矣　太祖老諳於兵、嘗詔魏國督山西河南造獨轅車八百輛、曹國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蓋知獨轅之輕便、未知小偏廂之更妙耳、創業君臣、且得天下於虜人之手者、知之如此、其真、後之書生當柄、輒以鷓鴣目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漢之濟邊資於鹽鐵、歷代因之、至本朝置鐵不講矣然國初時亦有故事可考、按洪武七年命置鐵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冶歲一百六十三萬觔、臨江府新喻冶、袁州府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

五千觔湖廣興國治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觔蘄州黄梅治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觔山東濟南府萊蕪治歲七十二萬觔廣東廣州府陽山治歲七十萬觔陜西鞏昌治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觔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治歲各二十二萬一千觔太平府大通治歲一十二萬觔潞州潤國治澤州益國治歲各十萬觔歲共為九百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七觔此亦可助邊需一臂今棄置不講而日稅南畝即有輪臺之悔將何及乎

洪武五年以戸部言四川鹽井計一千四百五十六

處已開煎三百八十處其未開者一千七十六處遂
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馬歲額之數
煎辦餘井並塞之今户口非舊比因時損益司國計
者不可不知也
唐宋時封贈先世俱以次減如父贈太師祖贈太傅
曾祖贈太保太尉之類亦有三代如一者此異恩也
國初尚因其制宋景濂致仕時二代贈誥皆 太
祖親製父為禮部尚書祖為太常少卿亦此制也後
改而皆如其官此本朝獨優於前朝者臣子受而不
知耳

洪武時國子生殷敏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此今武英殿報効中書之鼻祖也但其紀事不專主書繪耳

國初國子生仕進在科第之上其未仕時自出使歷事之外又有大本堂讀書武英殿紀事等清要之責故士出此途者多矣學校勝於科第可不念哉

高皇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為銓注即令赴任閒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滞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

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
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令不惟
路費不聞并舟車亦嚴禁之至雲貴遠方脚力亦且
裁減其流落者不止於為醫卜假貸者必倍償於債
主即抵任之後日逐俸給亦不足以資俯仰盖本朝
設祿原薄而折色更甚又無職田等優養烏得不流
為不肖乎談者每言　高皇御吏之嚴然亦必復
祖宗制祿資行之法而後可復嚴誅以清治本王文
成巡撫時惓惓欲增折色有以也
今進士觀政各衙門體統不同最森嚴於吏部最通

融於刑部吏部爲進士選注之地宜其然矣刑部於諸司郎甚至以齒敘殊不可解按成化時曾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於刑部同見任官問刑此則明似寮友矣此其所以至此也

遼之東西以三岔河浮橋爲界按此河延亘數百里上之黃泥窪船城等處可以直通遼東之瀋陽下之杜家屯耿落屯等處可以直通遼西之右屯浮橋直中道一路耳今欲恢全遼政不必繫中道此非精練遼事者不知中朝人殊憒憒也且此橋亦非舊有直始於成化時馬鈞陽耳鈞陽疏曰遼東地方三面受

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為西路、遇有緊急、彼此應援、竊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迄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氷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悞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請造大船百數、横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為浮橋、西岸竪大木為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悞事、此浮橋之始也。此時諸城星列、急在應援之便、故於此地為酌

中、而且於遼陽廣寧二大城為最近、今遼西廣寧、萬不宜先守、而遼東之遼陽、亦非首下手之地、則此遂正為緩路、兵家首重地利、膠柱以謀、其謀殆矣、

成化時給事中林樂行人黃乾亨使滿剌加國航海遇風而歿贈樂都給事中乾亨行人司副而已此亦似太卑然今以七品驟得二品三品猶以為不足亦似太過知故事者當斟酌之也

本朝親藩體貌甚重較之前代班在宰相下甚相遠也至 文廟入繼大統於是更張非舊矣然初執詞以 建文帝疎慢諸藩故儀文尚在至 英廟初每

遇正旦冬至令羣臣見郕王於東廡及　景泰帝南
宮之役薄報　上皇於是此禮後竟廢矣　景皇亦
只一念欲私天位耳或言其天性殘刻則亦過矣是
時給事中徐正請出沂王於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
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鐵灌　帝怒讁戍鐵嶺
衛夫宋太宗欲私天位遂置廷美於死豈止出封於
外而　景皇不惟不聽且重懲之此天性之良未可
泯也故　憲宗追侍有加豈無所見耶
韓襄毅巡撫江西時甯王不法　上遣大臣即訊奪
王護衛後宸濠圖復護衛以致不軌平之者王文成

也斷藤峽之苗韓襄毅大創之至後復猖獗王文成總制兩廣時復窮其巢穴何二公之功名終始共此二事耶亦一奇也

天順間以御史李蕃楊瑄巡按宣府遼東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官軍遠出迎送遂拏問之仍降勅戒諭諸御史令守憲綱令之按院豈止擺列吹手官軍迎送耶近年鼓吹放砲開門如制撫矣近且有擂優人以歷諸塞者矣修明　祖宗之法者當何如耶

葉文莊感不得大拜世謂李文達賢阻之是誠然然文莊平生每與賢者相忤如論于少保猶以公事也

至御史楊智以星變劾南京大僚王三原恕等令文莊校之文莊亦言三原不惜名節宜罷黜後又論章楓山綸考察不公何也

今獄詞皆具於刑部矣、都察院并無獄囚、況具辭乎、

祖宗時實不然也。

憲宗時、選郎陳雲等以受賄被吏訐下獄、言路劾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刑部以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鞫之、既而都察院擬罪、

武宗時、胡世寧為寧藩所搆、亦下都察院獄詞具、

上發鎮撫司監候、後宸濠敗、言路劾刑尚張子麟曾以啓報濠、甚至稱臣、

上命王守仁

伍文定等具奏、守仁以為實有之、但都察院為子麟

力辯此獄不繫刑部、未必非姦人假造以誑濠宸金

錢也、可以見都察院非僅僅會審而已、今豈特都察

院、并外之按察司獄亦久空、司獄亦虛設、此理刑之

官也、失其職矣、蓋國初三司各自問刑、不必盡委郡

縣、故都司有斷事、布政司有理問、自以其幕屬主之

今凡事必歸郡縣、郡縣之權愈重、而監司虛設矣、如

近年遼東督師留言路所劾之將領、此自當以督師

意論列、而亦拘體制、行道看議、道亦照例府廳、覆自

廳詳道、自道詳督師、督師據以上聞、督師撥之[illegible]

耳、豈卑官敢論大計哉、而言路反得執詞以論聽官。皆漸失 祖宗立法之意也。
成化間吏許選郎陳雲等言路尚論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為計令通政司何疏不留停以使人自為計況於吏乎蓋以官本十民本一之說為詞然實無勅令從事 聖主欲達四聰當首禁此矣
宣德時、況鍾等選守大郡、俱奉特勅、鍾從容假愚、盡羅吏姦一朝宣椒置之於死、此人所共知也、按成化時入司禮黃高之謗、報吉安知府許聰、聰以吉安民

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行威如此此則知府于劇郡特奉勅不特况鍾等也

今監修實錄惟元勳班首而已考　英廟時修仁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為監修官則文武並用即元勳亦不止一人也

正統初嘗諭工部軍器之鐵止取足于遵化不必江南收買後復命虞衡司官主之則國初諸官治雖費而遵化鐵礦尚足供工部之用也今遵化撫臣欲開鉛礦竟阻於鄉紳不容天不愛寶而徒望國富用足何可得哉

英廟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
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
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
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
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
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
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武安侯鄭亨寧陽
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布絹綿花
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犂鋤等物如遇
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

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恭政陳琰山西委恭政樊鎮口外委户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此法最善行之已有成效矣今任事者無實心遂不復問天啓初遼東軍餉多者月至三兩而窮悴如故蓋諸物盡貴則士雖有厚餉之名而未享薄餉之利耳余嘗上封事言之欲通有無竟不得達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故事、南京叅贊機務、謂兼某部尚書、蓋以叅贊為主、而部事其所兼也、故吏部戶部皆可為之不必皆兵部也、今專任兵部、而策字之義亦亡矣、

正統十四年、頒己巳曆、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岳正著論、以為曆官以私智揆之能無搖其本乎、故有土木之變、然本朝大統歷、實本于元之授時歷、授時歷原有六十一刻者、大統歷獨改此耳、不知己巳歷何以復然、然實用授時曆舊法也

永樂間命户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江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淺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淤泥

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浚疏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工從之役夫凡十餘萬于是水洩農田大利宣德間蘇州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

餘里其水東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工命周忱與鍾詁工力多寡難易以聞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景泰間侍郎李敏弘治間侍郎李貫嘉靖間都御史李充嗣俱治之然不能如前兩度大用其功故日以淤積至隆慶間都御史海瑞欲治之竟奪於衆論不竟其功萬歷間御史林應訓亦嘗疏言之竟不能行至近年而

弊極矣頃 主上初親政員外陳懋德言之輔臣亦有吳人為 上言之 上疑其勞民命撫臣議之撫臣李待問適以擢漕督將去謂挑濬不可已然人有言三江總開、一勞永逸者、有言物力難措、先開吳淞江而後徐議之者、有言且就內河道疏其溝澮者而皆苦於費無所措、 上以其費罷之、 主上初念恐其勞民疑士大夫自為、反以厲民耳、惜無有為上言勞民所以利民、雖小費、而東南財賦之地、國賦根本、則未有不汲汲行之者矣、回首夏周、能無惘然、東宮三太三少今僅為加官於青宮毫無與矣高皇

文皇時俱以勳臣大臣兼之實尚有職守也即

景皇易儲時亦以加六卿雖以媚大臣然亦為青宮而加也今絕不然矣故國初文臣甯贈伯而不得公孤及宮師今大將不識字亦得為　帝師儲傳矣葢令人想　祖宗封法之善耳

今之吏即古三公州牧郡守自辟椽史也自元而其人不自愛士始恥為之至本朝而冠服獨異士人更為人所厭然　祖宗用人正自不拘其中得人甚盛猶有古之遺也至永樂諭吏部風憲官不得用吏以其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也夫知利不知義

豈特不可為風憲哉若知刻薄不知大體則繇學較科貢為風憲者殆更甚耳猶不以任吏是上自絕吏而使之為不肖也令其途仕宦愈下而其人亦愈不自愛豈非上啓之乎

長陵以邊戍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勘合以調兵令其制亡矣夫古以虎符調兵其制度精密誠慎之也以勘合代之似於疎矣今且不惟勘合不用并勅書亦且不嘗降憑一部咨便以行事至文武大帥行于偏裨者亦無兵符契合如武經所載者蒽

時嘗以令箭調止令箭甚易偽造且行止又寄之人口而箭無同異今承平日久即有征討亦在夷虜故未見其害異日必有因而大㓂者今言之似迂耳本朝罷中書省六卿分職繁簡惟均不相偏畸令禮部職掌漸失其舊矣即如賞功一事　二祖時必令禮部議之蓋以禮曹為議論之地使得憑禮以折衷之耳亦即寓古議郎之職於其內今盡歸吏兵二部矣亦不止此一端也

中山王於古來開國元勳中可稱純臣矣子輝祖又能為革除忠臣輝祖之子欽　成祖令襲爵即乞守

基以致諭中中都而不悔忠孝又兩盡矣以元勳而身為純臣子孫忠孝古未易兩也

古之仕者皆有告身無論崇卑也故每有事變令納告身以為驗令大僚尚有洛劄可憑至五品以下以凡郡邑之職俱止給憑到任之日即繳矣此在承平日卑官尚有贗僞若一旦搶攘其弊不可勝言者按永樂時初得交趾以陳洽為吏部左侍郎付以吏部勘合二千道凡當授官令與大將張輔沭晟叅贊劉儁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此法自當修復遍行海內者也

成祖平交趾詔數黎季犛父子罪有曰毀孟子為盜
儒當必實有此事也孟子當　孝陵時若非耆儒錢
先生幾不得配食　文廟幸　聖主易心而偕國復
毀之何其不幸在一時耶豈聖賢名譽亦有刼數耶
佛法在今日像教之盛不如六季宗門之盛不如唐
宋然任天下之人自為剃度毫無簡制則六季唐宋
所無也佛法興廢付之國王以人道之有王如諸天
之有帝釋地獄之有閻羅各有統制令任其人為僧
為行而主人者不知其數豈以此為護持佛道哉余
於冐言中嘗深論之然不止為度牒之資可以助軍

需及諸大非常之費而今失之也亦以政體不應如此耳佞佛者每以為此說毀佛此不知佛之甚者也

昔

孝陵嘗令僧錄司造周知冊天下僧人姓名年甲及始為僧度牒年日與所授度牒俱載其上各寺藏一冊以驗行脚者其法密矣余嘗欲嚴其禁私披剃者戍之蓋欲行法不得不如此使其人真心學佛豈戍足礙之乎　長陵嘗命編直隸浙江諸郡私披剃者千八百人為軍發戍遼東甘肅此亦　祖宗成憲耳

山呼禮三代所未聞漢武封禪聞山呼此其始乎雖

事君未可言謟然華封人之祝壽亦其一耳　孝陵攺之曰願君有道天下和平深得之矣羣臣不知大體以不足致臣子之誠乃更為聖躬萬福則亦萬歲之義耳故後復用舊制人臣不能將順以更萬世積習惜乎

太祖既罷丞相即置四輔惜未有稱之者故至成祖漸且直閣是無相名而有其實矣以此觀之相之終不能無非　成祖以後漸攺　太祖之制即　太祖亦終不能自持蓋六卿分職如五官四肢也人君如心也心無肺肝等臟不能獨運四肢五官此一定之

理周無相非無相也相自領冢宰耳

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置鐵冶都提舉總轄沙窩等八冶歲收鐵百萬餘觔洪武時廣平府吏王允道欲如元故事役民萬五千家　太祖以其擾民杖流之蓋當時鐵冶十三處俱以徒罪人犯充炒鐵不輕役民耳永樂時尚酌定煎鹽炒鐵分配遠近今鐵廢并煎鹽法亦不行矣

風俗變化宜有定哉遼東自中古以來屬夷之日多屬華之日少宜乎風俗淫汰無恥乃洪武時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乃言遼東風俗以獵為上農作次

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有高希鳳家一門五節婦又有裴鐵妻亦殉夫死上為動容稱嘆即旌表之令入版圖將三百年仕于朝者不絕又有大儒賀醫閭輩産於其地宜益敦禮教乃富庶之極競為淫蕩恬不知恥承平以來首受屠夷良有以也今慚恢舊土重洗腥羶痛改前習是在今日當事者能無留意乎

劉向說苑　太祖嘗命禮部頒於天下學校　成祖又令國子監同律令兼將孟子不得於　太祖而向獨得之于兩朝者聖賢於後世亦自有時耶亦佛家

宿緣之說耶

驛遞之弊極矣然爲之制者當酌量人情政體不宜如江陵時之太過以致不可行余嘗於冐言中即著此論矣然此當人主嚴以汰弊之中寓寬以恤下之意耳至於人臣奉法則惟宜王言是守歲在戊辰

主上欲澄清之而樞部明與上抗自行其私昔吉安侯陸仲亨開國勳臣也自陜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責捕盜於代縣故于大臣之歸馳驛爲異典正以非此不可得耳今無有不繇驛者則此亦虛名矣

近日水西爲逆藉烏撒諸部以爲聲援人知安氏爲

囉囉種耳不知與諸土府原一族也　太祖當諭傳
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
囉囉厥後子孫繁衍各立疆埸乃異其名曰東川烏
撒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
援　烈祖洞達直至今日矣

洪武正韻　今天子之同文也然自館課之外無有
遵之者豈時王之制不能奪一吳儂耶然考洪武三
十二年十月降詔刊行韻會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高皇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令翰林院重加較
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

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如此則此書原諸儒草就未當 聖心宜其不能遠也

古人茶重龍團以茶芽為草茶下品今惟用茶芽其勝龍團豈止天凡之隔然此法實始于 高帝 高帝以建甯貢龍團重勞民力故止採芽茶本恤民一念竟作韻事勝塲矣

洪武二十四年命湖廣寶慶舍人倪慶參贊清平衛事以上言四事而嘉之也此布衣叅贊之始

古人矯詔發粟以濟飢皆犯大罪故行之者為奇節洪武二十六年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飢先發貸後奏聞著為令如此則令雖為之亦不過遵功令耳而人反不敢古今不相及如此乎

太祖嘗以遼東歲飢令遼王且築營房以居宮殿俟十年後為之又以雲南未寧命珉王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民富力紓為之此古帝王所不及也

洪武二十六年以禮部言百官朝參賜食供億為難請罷賜從之費雖省而自此上下漸隔矣先是公侯一品官坐於門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

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坐
今不惟賜食不可得并坐禮亦廢矣除幸學坐聽講
外即經筵日講亦無坐次此豈　祖宗之意耶
太祖明於庶獄庶慎刑獄每親決至晚年始罷之然
武臣死罪猶親審之今武臣犯罪招中獨詳先世功
次亦此意也　祖宗報功之切如此今亡矣夫
太祖見散騎舍人衣極鮮問之用幾何曰五百貫
上曰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此所云貫者當
是鈔此時鈔一貫值銀一兩豈農夫數口之家一歲
使用五百兩耶此是洪武三十年事當是鈔價已賤

極矣、

太祖上昇前十日、諭　成祖曰、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此即末命也、聖神無遺照、可以見矣、

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嘗遣女生姑魯妹至京讀書、此亦罕聞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王陽明既歿錢緒山王龍溪訃告同志曰嗚呼命也天實為之奈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删正、四書有旁註、傳習有録、文有文録、詩有詩録、政事有政事録、亦足恃矣、後諸書俱陸續刻行、獨删正旁註不見、豈散失耶、亦門人輩隱之耶、何後於年譜誌狀中、亦更無一字及之也、集中止有五經億說十三條、其論遯卦一條曰、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

之時、苟有所為、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為遯之所以為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為、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

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及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漸安者、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陽明晚年、欲一洗晦庵訓詁之習、故并億說亦不欲傳、緒山於敗簏中簡得之、此則正甫註之所以不傳也、然觀其論遯爻古之說

者未有此曲折明暢、惜乎其談經者不多見也
陽明宸濠之變時、寄其父家書、稱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稱姓於父、誠不可解、緒山為之解曰、自稱姓者、別疑也、更不可解矣、要之陽明高足徐愛早夭、王畿得其大、德洪終在蹊徑中耳、
聖門稱游於藝、藝者、射御書數、盡在其中、況文章其大者乎、今人一講學、便薄之為詞章末技、此自立教者、不得不豎此門牆耳、學者不知、懵懵終身、為古聖賢笑、亦為立教者笑矣、如陽明子、本朝第一大儒、其於文章諸體、俱各透析門人為之刻集、將其來雨山

雪園詩刻于賦類中、豈不貽笑萬古乎、

武弁加銜、不繇勅旨、即古之所謂板授牒授也、然古之承勅者、必奉特命、近日則不然、甚至司道而可加將領之銜、濫觴極矣、 祖宗時無之、王文成曾劄指揮李楠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此其漸也、

文移之式亦漸倨矣、今撫軍以上、行吏部考滿請封等、尚稱本職、言他事、則于六部俱稱本部本院矣、按王文成集尚不然也、初受兩廣之命、行移各屬、尚稱當職、到任後始稱本部耳、如今日則稱本院、不專稱部矣、又如當爵當職、今則止稱本爵本職矣、

功罪之際、議論易淆、即處理之正者、一爭則未免過激、如王新建江西之功、自當推首、而伍文定尚書次之、王懋中中丞以鄉紳倡義、亦不可誣也、後之淆者、以新建掩懋中文定之功、過矣、吾郡陸澄公之高第、慷慨爭之、自是大誼、豈阿私所好哉、但云新建令文定請各鄉官盟誓勤王、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又云掠甯藩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此其言欲破衆論、未免過激、懋中既首為盟長、二日亦未為遲疑、文定之兵、亦即新建之兵、豈可以為罪案、正以言者不公、故辯者至此耳、此功名之際、

所以愈難全也

今廕子者、止曰廕子做某官、惟廕官者則曰弟姪然按正德時、廕王文成則曰廕子姪一人、與今不同也

會典一品祭九壇、伯止七壇、以國初伯尚從二品之例、故殺之、然二品止二壇也、嘉靖時、補諸大臣卹、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督周尚文各祭九壇、而新建止七壇、新建豈當在周喬之下、使其不封伯、豈不得一宮保耶、此有司之太拘矣、

王文成論封賊疏云、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

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兵之際、故也、此最切于今之賞罰矣○又曰、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於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此最切於今日之招撫矣○

浙東戴愚齋祭酒恂、微病、書偶語於門、落筆而逝、語云、百年混世、今朝始得拋除、一笑歸真、俗客無勞挽弔、可謂宿根不昧者矣、

方正學女、種落教坊、年年踏青雨花臺上、望而悲之、

曰、我祖翰林君也、雙梅樹爲記因地入梅都尉家而
酎絶、湯若士顯祖爲植其墓、有田春秋祠之、教坊人
先已爲李道父郎中攷其籍嫁商人、若士有四絶其
一曰、宿草悲歌日欲斜、清明不哭伯梅家、不知都尉
當年死也是梅花近雨花、蓋以都尉殷亦死靖難也、
今正學祠鬱然矣、墓亦脩整、人皆知葉李二稽表著
之功、然不可忘若士始事也、
摔首虎暾兔憨、萬曆間領賞于遼、爲數不多、後廣甯
破、王制府象乾撫之、驟增至二十萬、其說曰、籍毀於
兵、約略如此、因稍加益耳、此自通宫挺制府耳、當奏

昌時、遼撫周永春疏曰、虎酋箭賞額一萬八千兩、因加三萬兩、則其數昭然也、此載在泰昌實錄可考、嗟乎、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敢以不利於己而棄其籍乎、然諸部皆然、不獨虎也、何怪虎之索百千萬乎、雖然撫者仍昔人也、果虎索與否、亦未可知也、

天下事、敗於不知者、尤敗於知者、故曰主人略知醫其疾不治、當遼事急、須海船甚急、王給事繼曾疏曰、遼海運艘、底平板薄、非乘風破浪之具、合募慣造海舟之人、厚其直、令刱為尖底、如閩廣商船式樣、乃可無患、若如發造淮揚者、耗八萬金於無用矣、是時漕

督王紀、以八萬金造船、江北人不知舟之不中程、余嘗望而知其必破矣、後果無一全者、不唯失八萬金、而壞糧數萬、人數千、給事閩人也、故其言真切、然海與南北、南無礁而北有礁、故南洋船惟恐底不深、而北洋船則反是、以閩廣船行登萊遼薊之間、簸不敗矣。余募舟熊中丞明遇亦嘗持此論、余非身涉久、亦不知也、故膽談天下事。中者少矣。

丈夫立名、非其本志、然以此繩人、非三代以後之道也、夫其事之成否、既有命矣、及其成也、而傳與不傳又復有命焉、萬曆庚辰進士二甲第一董嗣成、才士

也制藝詩翰俱卓然一時自以家太華臧口絕阿堵
孟給事養浩爲國本被杖時爲主客郎中方宴客即
謝之而草疏力爭時養浩方血肉淋漓也家人以太
夫人在堂祖尚書垂耄力爲請麾不顧乃市木以待
蓋以　神廟於救者罪必加重於言者而給事且杖
矣嗣成弱眇不及中人且華脆必不任也幸　上寬
深僅削籍去歸而欲撒其家小人反因而乘之家破
大半而尚書怒甚小人且辱焉浙撫王汝訓者固嘗
書生時自撒其家者也意主之而有司奉行不相中
遂以悶悶死死之日見光如燭出倪垣嗣成先姑之

子也、家本臧、一旦卒、尚書亦未幾卒、而嗣成父給諫道醇母弟進士嗣昭又先卒、遂中衰、子幸文秀甫冠、而以病廢、自甲午至庚申、二十七年矣、 光廟始踐祚、凡以國本逐者、生擢死卹、而嗣成卒不及、余嘗求嗣成原疏、其家已無稿矣、後于他逐者自訟引其疏始搆得之、合先人所為傳、刻而告之四方、聞者皆嘆然莫應也、促其家自訟、子病憤不解、孫在襁中、室老矣、無能為也、養浩已顯融、為操江都憲、乃上書告之、養浩引為己過、然亦未即應也、而養浩亦卒矣、余至長安、告之鄒總憲元標、乃力任之、使其婦上疏、而銀

臺不即達、余以辭爲歸、時有任之者、而竟中撤、未幾總憲亦遂而且卒矣、近讀泰昌實錄、亦竟無嗣成名、嗟乎、此命耶人耶。

唐玄宗贈其兄甯王爲讓帝、古稱其友焉、然甯王實兄也、而讓之、此猶在人情之內、溫王重茂、逆韋所立也、宋高宗不能忘情于襁褓之子、而玄宗且于溫王贈爲殤帝、此人情所難、故雖失國而且復焉、天命不諶也、

唐之八關十六子、以錢非關子不行爲況也、今此法亡矣、

唐之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置客省處之即上書言事報未下者亦寘其中歲常數百人費度支廩給令之上書言事者以百年前有奏下而其人去者故無不自通政司取保矣唐待以客今待以因古今至此

章惇世目為姦邪然向後欲立徽宗時惇勃然曰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自是早識正論曾布蔡卞等以太后意定欲自為功遂叱惇下此建中靖國一年中惇得貶而衆正得牽復也然居其功者即在布卞而非正人得與力焉故一年之後卞罷而復起蔡京為政元祐黨人之禍更酷矣使助立之功不在布卞徽

宗即不端亦不至純用蔡氏至此極也此消長之機
天實為之為之濟流
正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二月日在奎昏弧中
旦建星中三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四月日
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五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
中六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日在翼昏建星
中旦畢中八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觽中九月日
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十一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十二月日在婺女
昏婁中旦氐中此天官家常論也然唐一行即曰古

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牽牛
初度今在斗十度本朝華湘曰堯冬至昬昴中而日
在虛七度今冬至昬室中日在箕三度計去堯三千
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則所云日在昬旦之中俱未
可執一論也

大統曆本于授時曆然授時曆夏至日出寅正一刻
入戌初二刻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今崇
禎已巳大統曆夏至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四刻冬至
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已不同矣

舊藁俱置敝簏敗篋矣崇禎己巳二月在河溯檢奚

槖所攜止萬曆乙卯閏八月以後詩耳為六一百六十七僅得詩八百五十首約略月得詩五首耳陸放翁有句曰三日無詩自怪衰余嘗感而書于座右今纔六日一詩是半之也放翁晚年自稱有詩五千首余即暇老亦僅半之耳勤惰且相倍况工拙乎為之憮然

臨川之巴邱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搤虎而函檻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爪牙擲而鏈之縱其舌以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首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亦

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因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樸跌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為常牽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警動斗後反見犬羊而警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娛賓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鐫剔擾洗各有期道士其業廢

湯若士曰通天地之化者在氣機奪天地之化者亦在氣機化之所至氣必至焉氣之所至機必至焉孫策起少年非有家門積聚之勢朝廷節制之重然以三年人涉江淮吳會立有江東袁曹貽將而不敢正

視然竟以蹶此氣勝而機不勝者也諸葛武侯精其技至于木牛流馬然終不能出漢中夷陵一步窺長安許洛者此機勝而氣不勝者也其言不可喜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詞曲之道至今幾絶矣近得湯若士然是紫釵特勝耳而大半出於帥惟審蓋若士深得曲意而頗傷於率若紫釵則情文得十八矣但太不協調其言曰周伯琦作中原韻而伯琦於伯輝致遠中無詞名沈伯時指樂府迷而伯時於花庵玉林間非詞手詞之為詞九調四聲而已且所引腔證不云未知出何調犯何調則云又一體又一體彼所引曲未滿十然已如是復何能擬觀而定其字句音韻耶自謂知曲意者

筆懶韻落時時有之正不妨抝折天下嗓子此其自
雄自信之言也中原韻原造於元末故執此以求元
曲即高則誠亦深犯落韻蓋沈約造四聲於梁而唐
人行之詞曲盛於宋元而韻成於元末政未可一律
齊余以古詩古韻自可兼行則詞義恰合稍一落韻
亦不為過至於犯調別體此宋人知曲本原自能意
造故造且可何况於犯今伯時亦徒因末矩本非洞
本照末若士之言亦中其膏盲矣特云抝折天下人
嗓子則曲之所以為曲正以字句轉折而音律調和
嗓子人之元聲也欲抝折以就之豈得為諧乎然呂

王繩跋之徒便俗工而傷其筆意此若士所以曰昔有人嫌摩詰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可謂知言矣

世間僻事以地遠不傳者何限遂昌縣之廣仁院有佛殿壁有邑人毛會潛畫一婦乳兒夜夜有兒啼聲衆怪之一日僧語會笑曰易耳以筆添乳入口遂絕湯顯祖曾謫令於此有詩曰曾為娥眉斬畫師有誰能此畫孩兒自慚繞佛無飛乳滿縣兒啼似不知此與道子龍何異若非若士詩孰知毛會乎

魏給事大中既為璫賢所逮其子學洢字子敬固名

士也、行乞至定興、鹿太公正匿之、孫孝子奇逢張明經果中佐焉、為營解不得、挾喪至家、泣血以死、崇禎初、旌其死孝爲祔父嗣葬並祭云、在定興時、日夜號泣、過於秦庭、太公爲對之不食、太公滈篤孝弟而力田、乃義憤所發、遂爲朱家北海、敬仲深感、悲慟中成百韻、尚斐然也、錄之無使泯、詩曰赴難趨燕市潛身向范陽日斜懷劇孟風古遺義皇跋德枝村塢涓心拜草堂道頗函渾噩高誼薄穹蒼直諒中無滓端凝動有坊格言遵榘矱朴性愛農桑俊傑尊冰鑑鄉人敬彥方典型黃髮備碩望白頭良燁煜精神湛緜延

福祉昌使君當日政吳國到今揚封事傳金匱遺碑
匹汜鄉烏衣衿世胄白袷故寒裝韵叶芝蘭靜門流
荇藻香愉容齊醴酎正骨戕膏粱霈澤中爲雁鴻波
衍益長赤騎敫汗血紫燕曳晶光介節驚頑懦英聲
震廟廊叩堦爭内帑仗劍出危疆齒嚼謀逾厲鬚掀
氣自昂彎弧殲地猘驕矢射天狼狂志匡中葉雄心
葢大荒參雲鋋棘白照日旆旌黃痛飲犁胡穴歡歌
入建章此心靡敢懈多事詐誰襄翁本千尋幹堅同
百鍊剛貽書休念父努力只勤王日月銷兵氣欃槍
墮夜芒平生交砥淬忠孝勉勗勳雕鶚無凡翼長離

又獨翔奇文卑藻續寶色炫琳琅萬國推冠冕千羣
惲頡頏異才輝煇赫王父儋倘徉昌熾進攸始逡巡
謝弗當蔣公循別墅占秦候方塘藹藹如舊源源古
方未央曾孫肩遞亞穎質璧成行跨竹霄馨子譽書
窮窕郎探懷尋棗栗得餌問餦餭倚膝身何軟牽鬚
欲吻張互嘲頻咄咄逸去更洋洋樂趣茲為極悲端
總可忘健軀兼叟鑠砂磧恣趁蹌騁馬恒辭鐙彎弓
不避强堅標直邁俗作戲亦逢場踈奕隨清筭高歌
侑巨觥東遊期泰岱南眺夢蘇杭卓犖談名勝飛揚
羨裹糧蘇米垂宦橐一意事田莊負雪靈椿勁臨風

玉樹芳菊觀感色動語次郄𠉀神自嘆衰頽日常依
慈母傍視陰催食至撫背訊衣涼母子互相察晨昏
習以常弄孩紛蹀躞怡老巧相羊五世懽然聚百齡
穩可望潘輿儀息駕孟模奄空房境熟疑猶在悲來
悟已亡含辛收柱杖杖淚對匡牀聲咽堪酸鼻余聞
更斷腸萬憂諶罔極冀算詎爲殤怪事憑空降吾親
陷世殃䑕邪師豸角攢禍起貂璫緹騎奔騰出檻車
蝎魔忙孤身羈犴狴酷署困桁楊大命危於綫嚴威
灼若湯九天終靳露六月決飛霜生子庸如犬窮途
狀似獐脚痰空躑躅背燭只徬徨慈訓潸相怵戎心

憯算量破巢憂殄滅廣柳速逃藏草字模糊半愁腸
次第詳南行情怛怛北望涕浪浪兒已尋安在爺誰
送水漿無人與我信有眼總如盲魂蕩澤難縈形枯
迫欲僵人生徒縮朒遄死亦羞惶長者深憐憫高言
發慷慨與情爭憤憤天道豈茫茫芙諒身如璧何愁
舌有簧蟄深令且散氛氣轉成祥解絆馳騏驥開籠
放鳳凰千年虛射塔七日莫依牆死孝從無濟艱貞
自刻將孫嵩忻寓趙張祿怯途穉遲僻稀行旅簾開
得左廂拯危情激烈排患語鏗鏘幕雀人爭鄙池魚
俗屢防丈夫別有異長笑謂何妨架帙紛紛啓圍葵

款款嘗暫行呼鹿馬重到投衾囊見我縱淒楚更端
引恍康銘恩何可報拊膺不勝愴老父娛家巷先生
泛野航斯言誠獲踐小子劇能狂濁酒乘新舸輕帆
挂短檣遍穿薜荔洞亂舞芰荷裳事過驚疑伏時平
志氣彰浩歌推下里苦調帶秋商燕厦英雄聚吴山
豔冶妝啞然供一笑跪進介眉觴

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天雨大冰、凝寒
凍冽、甯王見而嘆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
之、後王薨、此載在五行志、復有占書謂應大喪、然實
不然也、去年戊辰屢見、如瓊林玉樹、輔臣劉鴻訓樞

臣王在晉以貪敗戍譎、蓋應之矣、

符籙以召鬼神、自是通理、民間正月降紫姑神、正不必符籙也、續博物志曰、山東風俗、取女子十餘歲卧一榻、覆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蘇、謂之扇天卜、以乞巧、此即術家舞醉童也、然彼亦以符籙致之、而此則不必、蓋天地皆鬼神也、符籙正可有無耳、

北史曰、石國居於藥殺水部、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其國于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置牀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

國初入關遺錄 牛录

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歷金元以來虜主之葬、俱刳木而鐵錮之、不用此禮矣、近日奴酋諜者云、老奴死、斂牛鹿之金各五兩造金瓶以藏其燼骨、懸於銀架久久乃埋於瀋陽城外、則此禮又行之今日矣、斗鹿者、奴領兵頭目也、奴不乏金、而斂之衆者、以見其衆之哀思也、

天啟癸亥、孫少師初主守甯遠之議、遼撫張鳳翼不以為然也、出按歸、語少師曰、去甯遠二十里、日將暮、望前路松塔影交加於地、如鏡然、近之實無、三軍共睹、此何祥也、少師語余、余曰、此名地鏡、宋文帝元嘉

時青州城南、遠望見地、如水有影、謂之地鏡、唐大曆時、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此則不見、俱載天中記、少師唯唯

神廟不豫、時沈文定一貫柄政、　孝端后召入禁中、條諸寬大之政頒行中外、詔獄中錮礦稅被繫諸臣、且放還至逐鹿矣　神廟病瘳、追前詔、乃復追還、君子惜之、余嘗記元史云、元世祖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耶律楚材問之、對曰、任使非人、賣官鬻爵、囚繫非辜、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入奏請肆赦

帝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惜乎文定不如文正詳審、反使帝澤下閼耳、

宋朝科制以二月十二日鎖院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為三場二十二二十三與四又試經義論策為三場今以初九十二十五三日了之昔何從容今何遽耶豈才能勝古人只落得文更草率耳

字學書學、本為兩家、字學當窮極諧會、搜剔偏點、書學則增減疎密、務合適妙、昔人譏虞永興不知姓、顏平原不知名、正坐以字學責書學耳、

柳子厚上淮雅表云、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
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嗟嗟、
子厚先得我同然矣、但云今已無事、猶撫時增慨耳、
子厚鐃歌序又云、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非罪等耳、
猶莫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讀至此、使人
涙浪浪也、
宋學士濂在前朝、曾起家國史編修、未嘗就也、謫過
瞿塘、僧以此詰之、遂於是夕卒、其事載在典籍班班
焉、然余以為過矣、徵而不就、亦未可稱委贄也、何遂
負心、然考其致仕謝恩表云、臣本一介書生、粗讀經

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聖主、定鼎建業、特勅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若未嘗有特徵之事者、此文憲之未慊歟、自反無愧、雖偽朝可仕、心迹未融、則一言慚恨、此人所不知也、或曰、景濂雖不就元官、每於文章尾具銜、則僧言亦未為非也、

高皇平陳友諒、尚未正尊號、宋文憲平江漢頌、語必稱上、此猶吳人稱大帝為至尊、故事、至首句天命皇上為億兆主、何也、豈文成於後耶、殆不可考、

唐宋以來除官、有誥勅、國初尚然、今自卜相以下俱

取吏部移文知會而已誥勑止行於給爵之時蓋古人爵而後官今官而後爵此正當施於父母妻子而不當施於本身先後之序已舛矣故文亦因之然考高帝時手製誥文玩其文亦似下所司轉移之此漸失之端也然其端實開於宋高宗時戎馬紛紛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任觀察外餘則令具錢降勑古之贈與追封原為二事贈者贈其官追封者追封其爵即國初尚然今五等之爵亦止曰贈無追封矣此古今一異也

宋文憲曰敬親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

道也、愛親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

知言哉、簡而透、

祠堂之制、三代以後不失宗法之第一端也、然宗法既不可行、而為祠堂者、又苦拘而不合於古、夫禮從人情生也、苟合於宜、又何拘乎、余家祠堂、先王父先考奮勇割羣議為之、然為羣議所拘、蹉跎者亦幾四十年而始就、則拘儒之説悞多人也、今族指繁矣、覺神主太累累、亦似褻、嘗考國初莆田林氏祠堂記、以其十三世二百人之多也、列為神板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趺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板中則

前祖、旁則分支、此亦得禮之意、而善變以合宜也、識之以俟他日斟酌焉、

宋元間為文、必自述其位、故鄉貢進士諸生、皆各自署、今人將羣咻之矣、咻之未為非也、然古人亦欲紀實耳、國初、史靖為中書舍人矣、其為宋學士作詩、自稱四明諸生、蓋於學士之門、用魯國諸生之義耳、余謂此較稱門生亦雅、可效也、

魏文貞當隋末、曾隱為道士、劉文成基當元末、有送宋文憲濂入仙華山辭序、曰、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為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

甚懶不能事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閒
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
往矣、二公事俱不果、然後皆出為王佐、正與文貞為
三耳、
元末、太常博士胡助作宋氏世講記曰、宋文昭不問
賢愚心一以善士稱之、無異辭、集賢院聞其事、賜以
容峰處士之號、此事甚癖、當即令禮部給儒官劄付
之鼻祖也、處士號不更雅乎、元之集賢院、庶幾非冷
局矣、
宋景濂年三十、即以家事授子姪、余雖不事生產、而

子姪俱紉、荏苒、三十六、猶未遂斯志、每念及此為之拍案、

歐陽玄、元以文名者也、其言曰、南渡以還、為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以雄、意將超唐宋而至西京矣、今觀其言、人有不卻走而笑耶、然則今之自雄而薄古者、將無為後之視今耶、雖然、明文自勝於元、玄所評南渡之文甚正、元

及國初、寧於徽國諸賢、為兩可之辭者、甚陋、不如元之斷也、

陸子靜之學、至王伯安而歎然本朝宋景濂即主其學、與元之吳幼清相為倡和、語道統者不及焉、至景濂更無稱矣、嗟乎、文章掩人如是乎、薛方山之言、不可泯也、述道者當考之、